

深三_魂？！

三井寿从梦中醒，想翻个身，手突然触到了冰凉的西。冰凉的一点提醒了他，他四周，才自己的双手被住了。

不不，冷静下来！我在已不是小混混了，不可能被抓去。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三井寿感

全身上下没有受的地方，他慎地坐了起来。

是一个似大浴室的地方，只是有些年久失修，上好多地方都覆盖着。看也不可能有水洗

澡、也没有可以用来通的气窗。正在用力思考的候，他突然听到一不祥的声音。

他抬一看，在全国上遇的山王深津一成拿着棍站在浴缸上。景…？

三井寿突然灵光一，仿如被人的三分球凌空中。我怎么么熟悉呢！！！！！我可做

好多个种梦！！梦里全是一些黑衣人笑着把他和随便关似的房，里面写着不xx就不出

来的房，然他做梦之后就都忘了，不可全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内容。道一切都是

他抛弃球年的？！

不，和山王的人被关在一起倒是第一次。他看着深津，欲言又止，“起来你可能不相信，

我梦…”

深津：“魂pyon？”

三井：“不是。”他琢磨着怎么不露痕迹地委婉地把坏消息像一个球一深津。

深津然平不与人，在种极端情况下也不禁在心里用随便来的棍三井寿的身体指指

点点。影里的人物可是断了一条腿呢！正好，三井寿的腿…

的气氛正弥漫在房里的候，房里突然亮起了灯，灯又在上映出了一行字：【展

示你身体的柔性！！！！！！十次！！！！】旁有一个大大的数字10。

深津：“个。”pyon没完，他就已在地上劈了个叉。

“要、要我也？”

深津不理他，眼十个劈叉就已如流水般做完。他用中村一叶金独立的亮相姿和三井寿搭

：“如果是整个房里的劈叉次数的，那已了pyon。”

三井寿听暗示，只好赶子上架手脚并用爬出了浴缸。他求救般看着色的数字，只它一犹

疑，最后是跳了5。

深津：“来吧，三井寿。”

“我腿上有所以不能劈叉！你不要来啊！”

深津一手叉腰，一手托着下巴：“好吧，你不适我山王拉的方式。那坐位体前屈你可以

？”

深津像个听女同学狡不想跑八百米于是出来的借口的体育老一般冷眼旁三井寿扭扭捏捏地

坐到地上，努力把屁股再后一点。自做了三个以后，三井寿就跟他：“我不行了。”

“你的神射三分球就是用双膝盖都碰不到的手投出来的？”

三井寿受此激励，又怒冲冠地做了三个。深津拿着棍坐在旁督，海里不禁回放起他在山

王君臣相得、前赴后的一幕幕…其，最不好拿捏的是北，但相比于北的灵巧敏

、出其不意、尖刁滑…面前的三井寿就好像在棋手的候方突然用五子棋宣布了利，

他不知道先到底有什么意？…

一不察，三井寿已然黑化，他自己的球鞋：“什么我要做坐位体前屈？！我是，看

啊啊啊啊！！”

深津听松本在比被三井威的往事，从善如流地回答：“你是三井寿。”

“有三个。”

“有四个pyon。”

“你就不能我？”

“好吧！”深津用行足他的要求，自推着他的背，“再四个就追平了pyon！”

“我的腿要断了…”

“再来一个。”

“得到！！”

“哦哦，加油！”

“我、我一定不能不起安西教…”

“想想你什么要打球，三井寿！”

“啊啊啊啊啊啊最后一个！！！！！！！！”

“成功了！”深津失地从地上站起，他已决定把ooc的一整天在他海里永地抹去。

三井寿在地上不像地蠕着，他表情痛苦内心感地：“你，山王的，深津！！”

深津：“。”

字徒地跳成了0，不知道在潜伏着的大地打开。深津吁一口气，像退役后的教一般

步走出个梦般的房。

突然，他感有一被神秘地塞在了他的手心里。深津不疑有他地打开一看。

【恭喜！！您已是第18位三井寿鼓励，您的参与！】

仙中心_家会

写仙朋友

家会

*篇需要提前警的是。私。堂本五郎是仙道的爸爸！！！！！！（啊啊啊啊（我回来才没有明写，所以，一点都没有关系！

事情的起因要从几天前起。

田教不甘寂寞，在全国大赛之后邀他的梦之子…（然在木已成舟）湘北来陵南打友（散心）。然名是友，但上人都。木呆在医院里，三井寿在学，赤木在指三井寿学，真正的代表只有城良田和流川人。上就是来海旅游。夏天！大海！沙！什么的都没有生，因海天气幻莫，湘北来的日期不巧，正赶上大暴雨。

天，外面的大雨打得球的屋作，了掩盖令人心雨声，福田都得在跟城1 on 1了。城一体到福田小子与不同的黑暗的毅力，一注意到坐在旁的田教上陶醉的笑容。

“仙人呢？仙人呢！”突然一道正常的人声划破了体育算静寂的静寂。

“，仙人呢？”是田教如梦初醒的声音。

“教，仙道今天假了，您不知道？”福田冷静地。

“什么——？我堂堂神奈川第一新人来找他！”

田停下了球，原来是海南的人来了。首当其冲的就是清田信。“啊——真不爽！次我堂堂正正地来当了，陵南的仙道却不在！喂，我你，是湘北的田吧？你那个得特像狐狸的人，在不在？”

“你是流川吧？他今天下大雨，有利于睡眠。在估睡得很香吧。”

“你湘北都么野生？”

“清田，么没礼貌！”

已快到中午了，空从球移到食堂。

“仙道到底去了？”

“教你不会也不知道吧？”

田并不点菜，也不回答，他目养神。

“那么就以我的超高校推理新人来推理吧！”清田致勃勃地嚼着的脚，一在空碗里面划了个一字。“最后一次看到仙道是什么候呢？”

城：“好像是在我的迎会上。也就是昨天。”

田着眼睛叫道：“小子，我不恕他！”

福田大家翻：“不好意思，大概是看到高教来了，他追青春，在是太想看仙道和流川1 on 1了，就只注意了湘北的流川，没有注意仙道就么溜了。”

城：“今天高教才来吧？”

福田：“你的察力很敏，湘北的城。”

清田又在碗里划下一根：“那就排除个可能…啊不是，那最后掌握到的仙道去向的情是什么呢？”

大家面面相。都知道仙道在球上是主控，很有存在感，没想到藏气息起来也是么的不可思！假以日，不定能成球上神出鬼没的魔……个鬼！

“学？学去京了啊。”

“什么什么什么——？”大家撕咬住路的相田彦一。相田深切地会到了情的作用。情不是能填黑暗小屋的光，雪下深藏不露的炸，同也是炸油的一滴水，然，他的校服承受了不承受的作用力。

“道，他是去找北荣治了？”

“在把名字出口的瞬就会被人K的吧！”外面的世界果然仙道来是太危了！

“我得是去京了。”

无法反。但是，“在神奈川不也挺好？想不出一定要去京的理由啊！”

“，”城神秘秘地把只手撑在桌上，“我跟你。我湘北不是晋了神奈川——

”

“你小子，再炫耀我就狠狠地截你的球！”

“嘿，你就别！——先听我讲完。我跟你讲，我湘北不是跟山王打球？你都打得山王的教练吧？”

大家的头都伸在一起：“打得打得！”“怎么了？”

“你讲得不像他讲得很像一个人。”

“什么意思？教练和我讲的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清田突然恍然大悟地一拍自己的膝盖：“啊！堂本教练是讲得有点像仙道啊！”

田教练特别：“我可从没听仙道有这么一个教练付的爸爸！”

“但是仙道君在场上非常有策划力，仙道……？”高教练沉思着。

福田：“仙道是埋伏在陵南的教练的教练、是反过来呢？”

一时之间，所有人的brainstorm了东京湾。正在这时，仙道肩膀上扛着球竿，飞快地走回来了。在复燃的目光交汇中，就连仙道也被吓了一跳：“怎么了？是家长会？田教练、高教练，福田君…海南队的清田？有…不是湘北的教练？什么你也在？…大家都怎么了？……”

“有此事？我到的候，只看到三井大人你在泥中地扎。”

“板里来的？”

“妖怪的。”

上就要面可怕的白之魔安西光，三井已然在心中投降。可能是的神秘国度的文曲星之神突然在一瞬中了他，一道散着光芒的俳句出了他的海之中。

『おやじ、儂
かばんの中に
座っています』